

奇情俠胆
義無雙
(四)

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奇情俠胆義無雙

(四)

● 司馬弘劍 ●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〇・哈爾濱

责任编辑：吕观仁

封面设计：王向群

奇情侠胆义无双

Qi qing xia dan yi wu shuang

程蕙英 撰

司马弘剑 主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70 6/16 · 插页 8

字数：1457,000

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

ISBN 7-207-01396-5/I · 290

定价：31.35 元

第三十一回

思乡念切登州城二美寄书 报忿心偏三仙岛群奸败绩

话说张都督知道鲍香儿走漏消息，父兄幽禁之后，满心不忍，欲待把她搭救，又想事势艰难，真个是千回万转费寻思，枉有雄才没主持。乐处偏多愁闷处，又难开口告贤妻。无如众口传扬快。西房这些妇女晓得了这件事情，免不得同伴之中东谈西论，直传到沐氏夫人也得知。感谢天公真有眼，眼前报应罚妖姬。留心又看夫君貌，恍惚多应念所私。若与他两下包藏他日了，因而索性趁闹时。备言耳内传闻话，你莫遮瞒当我痴。我有正言还奉劝，此人骨相本低微。因而性格多淫荡，见了男人就着迷。打骂幽囚皆自作，幸亏太监做干爹，终不比大家体统多严正，还把她性命留存当女儿，打点央媒并出嫁，已为侥幸世间稀。你身若是知天命，急早丢开莫再提。歇过一年并半载，也等她心灰意冷渐忘遗。自然出嫁俱情愿，还得个后日平安免是非。若再痴心无断绝，重修密简寄私书。说情说意虚安慰，弄得她心似鱼吞钩上线，要见面时难见面，欲分离处怎分离。肝肠寸结时悲泪，若不

是病染相思没救医。必被那仙桂闻知下毒手，一般总要赴阴司。算来不是将她爱，原是你断送她身死不知。薄幸伤心无此甚，你今且去细思维。

逸少听了，果然细细思量，也明白妻子虽有妒心，然而这些说话却也未尝无理。此时刘瑾等若要幽禁杀她，自然理该将她救，汤火之中也要用手携。所幸老刘还护短，我今若再用心机。果然反是将她害，倒不如硬了心肠悉听他，挥利刃，断情丝，只当生疏是路歧。虽有鳞鸿休问讯，此人虽则带情痴。实非矢志无违者，拚被她痛骂无情薄幸儿。过了些时原歇手，少不得安心去做别人妻。只因捏定心头诀，果然的赌气丢开誓不提。一片闲愁收拾过，前情原是小儿嬉。私奔密约成虚话，誓海盟山也不依。说到此间人不怪，张郎薄幸负姣姿。实因鲍女无成见，举动轻浮杂笑啼。又为了离间婚姻空做恶，因此上惹人薄视不为奇。今来古往皆同叹，所以裙钗贵自持。逸少虽然灰了念，青云释恨竟无期。从今见了张都督，只是洋洋冷面皮。无奈何英武出人君爱重，实难意外去寻非。张郎也晓他衔恨，海阔天空当不知。自信行为无失缺，何愁四下有狐狸。含沙射影由他做，我但逍遥乐自知。张彩奸臣虽受托，又想着年轻表妹俏容仪。我也曾将她数载家中养，满拟鸳鸯作并栖。不幸先遭张逸少，鲜花折去顶头枝。如今虽算残花柳，若把她送与他人总不依。且是消停留数载，等到了青云火退气消时。或能设法重归我，多少残盘也吃些。因此上并不当心寻配偶，单单苦了鲍香儿。从来散诞神仙样，一旦幽囚内室拘。遍体拳伤虽渐复，伤心痛切有谁医。常悲泣，泪沾衣，羞对菱花梳鬓丝。首饰衣衫虽

尚有，看来只当土和泥。一心还念张都督，终日昏昏若醉痴。虽有全婆常作伴，一般幽禁步难移。焉能出外逍遥乐，又不能插翅腾空往外飞。相对凄惶惟滴泪，正不知何年方有出头时。如今且按京城话，又要把遣使寻人正事提。

讲那楚绛霄、徐君显二人，还是正德二年冬奉张都督之命，泛海为商，寻觅飞香小姐。

行至登州先告禀，十分欢悦二王爷。也赏他千金添置中华物，又合了个老客名为万子奇。新岁开船同下海，茫茫大水隔华夷。幸逢好运天心凑，风顺舟轻任所之。经真腊，过高丽，日本琉球外国畿。处处停舟销货物，徐荣楚二两相携。舍舟登岸穿城郭，着急寻踪访玉姬。又谁知杳杳仙踪人不识，何尝影迹见毫厘。沉沉不觉光阴快，玉兔金乌晓夜飞。才是新春离故国，倏而盛暑汗沾衣。遨游过夏秋方到，忽又隆冬白雪飞。徐楚二人因奉命，安心并不望归期。残年也在舟中过，通计离乡一载余。早又是正德四年新岁改，今年旧日景依稀。顺风已至安南国，凑集人烟近海隅。徐楚不知何地界，只见那乡人面貌与衣冠，也还不甚为奇丑，并没有赤发红须青面皮。

便问万子奇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了？人物倒也不甚相异。”万子奇是来过的，便答道：“这是安南国，宣德年间，先有大臣镇守在此，所以化得与中国差不多，那边去就是暹罗国，都是臣服中国的。”

引领双双同上岸，游观风景入蛮夷。少停就有诸蛮到，来买船上百货齐。大抵价钱俱十倍，也无吝惜较锱铢。二人急在寻消息，得空登滩马不骑。四处闲游并眺望，又见那英

国公庙貌昔年遗。

耽搁一月，货物已销去十分之九，只是各处寻访，依旧消息全无。万子奇道：“既然寻访不着，这些货物留到暹罗国去销了罢。”二人依言，又上岸去买了些食物，将要下船，一个土人问道：“尊客还要往哪里去？”万子奇道：“再往暹罗走走。”土人摇手道：“如今不比当初，去不得了。”子奇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土人道：“此去暹罗必从双峰岛经过，旧日的岛主原是暹罗国王所管，并不闯事生非。不知为何，去年正月内，忽被个头目杀了这头目，自立为主。国王差兵征剿，被他杀得片甲不回，只得与他讲和，算了邻国。地方一概由他管，受享荣华福不低。偏是他生性贪财兼好杀，纵容手下惯寻非，海面乘舟常行劫，凡是经商过往的，撞着断无逃过去，所以劝你们休去中他机。”万子奇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暹罗国所辖的海岛我都走过，三仙岛上的静海大王闻说也是华人，不服国王号令，然而并不打劫，兼且是厚待华人。这双峰岛的主儿，不知是哪里人，叫甚名字？”土人道：“这个贼其实也是中国人，作事却与静海王各别。”

也曾闻得人传说，他在中华名颇驰。本为行凶身犯罪，逃来海岛作安居。自言曾受华人辱，所以如今打劫时。若愚蛮人犹自可，劫财留命过山溪。倘能遇着中华客，必要拿定砍肉泥。自起混天王一号，姓名却是未曾知。老年洋客听他话，魂胆皆消汗湿衣。二官人便问徐君怎样好，徐荣答道但凭你。

绛霄道：“在我原也不怕，只恐连累万老客，耽惊不便，如今就抄过暹罗往别国去吧。”

满船人口闻他说，上下欢然笑满颐。看得顺风方解缆，抵桩抄过这城池。谁知天道真难测，风伯平空掉转旗。半路将船重打退，只投东首不西行。纷纷水手毫无法，叫苦连天万子奇。半日之间风略缓，方才举步上长梯。船头站立同观望，却见无多水面离。一座高山挡要路，双峰壁立与云齐。树林掩映蓬茅屋，白日无光鸟乱啼。

万子奇跌脚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就是双峰岛，怎样避过它？”楚绛霄道：“既已到来，急之何益，舱内现有弓剑枪刀，快去取上来，待我们迎上前去，你若害怕只躲在舱内便了。”徐荣道：“果然不差，且与这毛贼拚一下再说。”

说罢下舱忙取出，丝绦撒起下身衣。弓弯手内腰悬箭，旁插乌缨枪一枝。更有双刀分左右，万子奇躲在舱中，求天拜地许神祇。说时迟慢舟行快，早到山前半里余。

忽听得山脚边几声响亮，就像海螺一般，声犹未绝，山凹内早冲出一只小船来。船头上，好规模，一字排开人许多。都是那白衣缠头青肚束，刀枪棍棒手中拖。口中说话难明白，凶恶形容似鬼魔。拦住商船频指点，徐荣已晓是强徒。疾忙便把雕翎拔，猿臂开弓月满初。一点寒星来得快，正中当了当头队长着红罗。一声阿呀翻舫斗，颠入东洋万丈波。众贼心惊还大恼，船头踏动赛穿梭。飞来要奔中华客，怎奈英雄不惧何。但听弓弦连声响，强人个个中心窝。丢枪撇棍齐齐跌，顷刻之间命就无。独剩艄公魂没了，慌忙举手乱敲锣。众船闻听齐冲出，徐楚睁睛仔细睃。约有贼徒二三百，驶船似马大吆呵。虽知众寡难相敌，既已身投虎狼窝。只可向前难退后，拚生舍命用工夫。弓归袋，剑藏壶，手挺刀枪胆放粗。

众贼虽然精水战，就之武艺却生疏。怎当得中华徐楚双英俊，刀利如风盖世无。船未近身枪早到，一般倒运贼蛮奴。纷纷滚落波涛内，不上时辰三两刻，可怜大半见阎罗。带伤犹有三之二，肢体完全竟不多。看势情知难歇手，舍船飞报上山坡。大王正坐莲花帐，忽见番儿背曲蛇。哭叫王爷不好了，这般如此语罗唆。大王听了冲天气，掉了长枪号水磨。带领随身诸健卒，步行犹胜马来驮。如飞抢下山岗去，跨落船头呐喊和。踏动水轮冲出峡，正见那兵丁杀败口号叫。客船之上人双立，一个年轻小丈夫，一个混身穿素白，自雄貌伟甚魁梧。众兵见了主儿，都叫一声造化大王来了，把般一齐散开，让那大王的船冲将过去。

徐君显，听声扬，虎目双睁对面张。只见冲来船一只，旌头两面绣旗扬。当中一将昂然立，想是山中贼大王。红锦包巾龙扎额，绿罗战袄彩云妆。腰拴九扣连环带，手曳红缨丈八枪。虽是飘流无赖贼，倒也得身材凛凛貌堂堂。船头将近无多远，喝一声强贼！来飞起钢刀搦面庞。这位大王全不怕，轻轻架住响当啷。喝声且慢相交战，通下名来再讲章。

徐荣道：“你不过是个强盗，我不过是个客商，通什么姓名？”大王道：“我从来杀人原不问他的姓名，只为你这付面貌，绝像我有一个故人。所以要问问，快些讲来。”徐荣听他是北京口气，声音也熟，只是一时意想不到，便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就说与你听听又有何妨。我姓徐名荣表字若显，北京人氏，生平没有你这等强盗故人，你不要错认了。”

对面强徒闻此语，霎时怒气撇东洋。欠身拱手哈哈笑，眼力终须算我强。既是京中徐老大，岂非故友遇他乡。贵人

真个多忘事，分别三年未久长。难道不认得邯鄲张起鹄，同营相好兄弟行。若非问出真名姓，二虎相争必有伤。君显听他如此说，凝神举目再端详。果然正是他容貌，眉眼依然旧日腔。只为着留了胡须如铁戟，兼被那海风吹得面皮苍。因而乍见难厮认，既喜还惊放了枪。原来是张大哥，小弟一时眼错，竟得罪了。

既已相逢就要提前话，瞿督爷待你厚非常。军前效力年将满，指日为官腰带黄。何苦这般不耐性，无端惹祸奔番邦。后闻逃遁无踪影，连累恩官一命亡。更不知漏网如何能到此，又为强盗劫经商。连摇手，混天王，说起来时话正长。远远立谈焉得尽，敢邀老弟过船舱。逍遥坐定谈衷曲，也不枉万里相逢这一场。君显点头称使得，绛霄在侧扯衣裳。便说道：“知他是好心还是歹心，过去怎的？”起鹄看了笑道：“这位想是你的同伴，倒会强小心，恐怕我谋杀你，所以不托胆。如今我就到你家船上来坐坐如何，你的为人我倒信得过的。”说罢，把手一挥，叫众船一齐退进峡口，让徐荣的船也靠山脚泊了。

自将枪向船头插，又解腰刀撇在旁。然后过船重见礼，绛霄心内却提防。万子奇唬得如呆汉，只把身躯伏在舱。张起鹄手扯二人同坐定，跟随只得送茶汤。冲着便问徐兄弟，看你浑身雪似霜。又说徐公长与短，莫非都督已身亡。你今穿的谁人孝，撇了功名学做商。君显听他如此问，也难尽吐此衷情。只将瞿帅身亡事，并及家中丧了娘。大略对他谈几句，因而不得在官场。幸逢这楚兄与我新相识，泛海邀来作帮衬。起鹄闻言心大骇，连声叹气拍胸膛。瞿公待我原非薄，

实是区区少忖量。莽撞害他身唬死，可怜留下令公郎。如今却也无他法，我只有扯风帆就度洋。杀到北京城内去，昏君小子众权珰。一齐拿住排头砍，自掌山河气概昂。封赠他子子孙孙皆列上，便算好报他一片好心肠。

徐荣听了不觉笑起来道：“又来说海话了，天子虽然年幼，驾下却有许多能臣。况且你已反过一次，凭他卫熊一般铜皮铁骨的好汉，也不曾夺得云南寸土。你此时手下有什么英雄，就要杀到北京城内去，若被别人听见，可不徒增耻笑。”起鹄也笑道：“做了海盗，焉得不说海话，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有什么人来笑我？如今闲话少说，且请到山上去喝一杯酒，也把愚兄的景况告诉告诉你如何？”徐荣料难推托，只得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同逃不脱伴，楚二哥也走走便了。”

绛霄会意点头笑，万子奇听得分明始不慌。独自在船看货物，由他两个上山岗。大王传令诸军士，好把来船谨护防。若取一丝并一寸，自家性命莫思量。众军船上齐齐应，徐楚相随海寇王。大路一条行上去，只见那居民华屋树为梁。山山顶，有平阳，鹿角周围布八方。兵器层层旗插满，居中一座大营房。徐荣便问张兄道，既是山中甚富强。何不就起造几间宫与殿，也使人说中华身分异蛮邦。

起鹄道：“你岂不知随乡入乡的俗语，况且这帐房是犀牛角的，比瓦还坚厚几分，不怕风雨，又好随时移动。所以，不值得换它。”徐荣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一头说话走进营来，又见许多头目兵丁排班跪接，到了中军帐内，张起鹄不坐正位，与徐荣分了宾主，坐在西边，楚绛霄倒派在徐荣肩下。绛霄暗笑道，你既然有眼不识同道，我也乐得装呆，且听你说些什

么。张起鹄吩咐速备酒席，侍卒先送上茶来，徐荣吃过就问数年之事，起鹄道：“我与你是好兄弟，料你也不会笑我，我就直说了。自从杀败身逃走，可恨双双小郭张，画我图形传各处，南蛮一带尽昭彰。加添外国人人丑，独我生成好面庞。走到一方人尽识，都想要捉来进贡媚天王。亏得我一身本事多伶俐，处处飞身脱陷坑。杀了番人无其数，还加顺手取财香。射些走兽飞禽类，凑数充饥饱肚肠。不问东西南北路，昏天黑地闯他娘。那知走了半年，原也被我走到没人拿捉的所在了，问问土人，说是什么暹罗国。我见没人拿捉，虽觉放心，不知怎样过日子，再不料运气好来板门也抵挡不住。这国中风俗，上至国王下至百姓，大小事务悉听妻子处置，其夫拱手听命而已。若有那华人到此通其妇，夫主非惟不见伤，反以为荣都喜悦，说道我妻貌美赛王嫱。因而中国人相爱，款待殷勤备酒浆。番妇还防留不久，送钱送钞送衣裳。这般的，好地方，恰中为兄好色肠。气力心机毫不费，有穿有吃有妻房。随心所欲团团转，赛过登仙云内翔。直到前年秋八月，出郊打猎看红妆。忽逢岛主夫人至，见我之时喜欲狂。带我上山同作乐，又见我精通武艺异寻常。授为帐下都头首，管辖精兵数万粮。岛主初时原厚待，也过了半年将近好时光。到后来不知听了何人话，忽地翻脸怒气昂。说我专权太过，且占了他的老婆，竟要推出猿门枭首示众。我到其间无别计，算来先下手为强。拔刀就把番奴杀，手下军兵尽服降。索性自尊为岛主，有人逃去报番王。差兵遣将来征剿，水面交锋只一场。就被我好似砍瓜并切菜，杀得他果然片甲不回乡。国王因此惊慌了，遣使求为兄弟邦。我也就顺水推舟

依允了，大家乐得享安康。称王道霸谁能管，这都是意外遭逢靠上苍。昔日身居中国内，梦中却也不思量。”冲霄说罢多般话，楚二官人笑断肠。

徐荣也笑道：“原来有这等地方，竟是乌龟国了，然而却也是你的运气，若遇别国，其实也容不得你这等人。”起鹄道：“容是也未必不容，只是没有这般快活便了。”

讲论之间筵席到，金壶玉盏放毫光。山珍海味无其数，更有番姬艳丽妆。歌舞吹弹娱耳目，健儿行炙进琼浆。徐荣又把冲霄问，兄既身居好地方。富拟王公财足用，为何还要劫经商。兼之反把华人杀，如此行为岂正当。起鹄停杯回答道，弟言财帛本平常。只因深记中华怨，借此为由把路挡。捉住华人消我气，金银原赏众儿郎。

徐荣道：“你与中国到底有甚冤仇，要这般痛恨？”起鹄道：“说起来所恨甚多，你且一面吃酒，听为兄细说。第一恨，白进忠，首先欺我是孩童。父亡母寡无依靠，他就来假做怜孤恤困穷。骗我亲娘身失节，与他好像一家中。邻居当作新闻说，使我成人少面容。虽是他身亡已久，恨不得亲提刀斧掘坟茔。将他骨节都拿出，放在那石臼之中用杵舂。第二恨，何世威，相逢邂逅酒三杯。自夸武艺如何好，我也昏迷片刻呆。投拜为师贪学习，那晓得心肝生就黑如煤。借名师弟同居住，吃了他多少尖刀暗里亏。一到战场翻了面，提刀就把我来追。这般万恶无穷贼，乱箭钻身理正该。第三恨，沐老奸，无非为了百家男。私仇记着官场报，不把区区中状元。教训他时还不服，这般度量怎为官。也该捉住将头割，号令辕门与众看。第四恨，小张儿，武场初会在京城。就把我丢

心一脚几丧命，吐血多时你也知。后在望云山脚下，又被他一刀削去半肩皮。这般仇恨如何解，只有拿来当马骑。第五恨，郭凌云，我们大事已将成。被他忽地跑来到，杀得个马败兵消将帅擒。虎口余生单剩我，东逃西窜最伤心。此仇刻刻难忘记，直要心肝下酒吞。无奈此时皆隔绝，山遥水远步难行。欲图报复无由报，欲待丢开气怎平。无可奈何情极处，因而捉着众商人。先教代替他们死，略把胸中怒气冲。今夜若非逢老弟，满船人口尽无生。”停杯大笑徐君显，这是稀奇什么心。虽说人无自不是，也须恩怨两分明。如何受了他们气，就把无辜一概擒。欺弱畏强无好歹，枉生七尺丈夫身。昔为无赖今为贼，半点无差实称名。这番话若是别人说了，顷刻就有性命之忧。幸是当年多托熟，贼囚倒也不生嗔。无非一阵哈哈笑，畅叙多时日渐昏。散席又留停一宿，明朝风顺再登程。

徐荣依允，又恐万子奇不放心，亲笔写个小札，着番军送了下去。张起鹄领着二位同进后帐，又与楚绛霄也讲了一回，就要留他两个一齐入伙。徐荣道：“大哥一片好心本该从命，无奈祖宗坟墓都在中华，若住在此间就终身不能回去，所以不敢应承。”楚绛霄道：“在下越发身材渺小本领平常，就留在此间却也不堪大用，还望大王见谅。”起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便强留，只是既到此间，所带的货物也该取上来看看，待为兄的自留几件，再写封荐书往荐亲戚处销售，得些利息也见我虽为强盗还有一点故旧之情。”二人同声称谢道：“既承好意，明早就去取来便了。”

东谈西论多时候，听得营中转二鼓，起鹄抽身辞进内，

旁边伺候众兵丁。一齐退出前边去，帐内安眠只二人。徐君显手扯绛霄低声道，此奴昔日在番军。脱身逃走无人见，歇手遥遥过几春。再不料你我奉差来外国，专司察访二裙钗。张家小姐无踪迹，反是相逢这贼精。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绛霄笑道虽如此，也算他乡遇故人。不动钱财须感激，回家还好奏朝廷。差兵剿灭除余患，你我功劳算几分。总使他身相照顾，此时且莫肆披评。明朝送他些须礼，好等他不起猜疑杀害心。君显点头惟受教，一宵无话天又明。混天王早起来皮帐，就遣随身两侍兵。跟了绛霄同下海，扛抬货物满箱盈。上山放下同开看，都是中华大团珍。美玉明珠并翡翠，吴罗越锦共绛绸。绛霄一口称相送，强贼心欢满面春。此货若从他国买，约来获利数千金。俺家岂可全消受，照本归还是礼该。

绛霄道：“就是照本归还，在下也不敢领，但乞荐书一纸往令亲处销售足矣。”起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老实受了，二兄且请再用一餐便饭，等我写了荐书差人同去便了。”徐荣道：“大哥到此未久，倒有了什么令亲，可是丈母家么？”起鹄笑道：“说起这个亲戚，却也不是无名少姓之人。离此不远，有座三仙岛，岛主慕容韬也是中华人氏，所生一女容貌绝伦。三年前又有个七星岛主的儿子，叫做鲜于猛，趁他父女两个往中国进香，领兵数万截其归路，要强娶他的女儿。偏偏慕容韬已在中国里招了女婿，带着回来，因此两家厮杀。鲜于猛中箭而死，其父鲜于劲无力报仇，隐忍而罢。直到去年愚兄自立为王。鲜于劲亲来作贺，其劝吞并其地。愚兄是虽识他因私忿起，三仙富足久闻名。依言立刻兴师去，意欲将他

一并吞。又谁知其女容颜虽俊美，也知战法善行兵。更兼养子何人虎，非常悍勇武艺精。与俺交锋三四日，总之对手不能赢。为兄心内多焦躁，只得差人请细君。本意要她来助我，那晓得佳人自古惜佳人。船头会着蜜公主，两下犹如一母生。月貌花容相仿佛，因而欢喜并无嗔。竟将姐妹相呼唤，即日连和罢了兵。自此结为兄弟国，通书贺节往来频。慕容韬目下年华老，酒色娱情殿懒升。政事般般交驸马，算来与我是连襟。故而荐你投他去，宝货必销利必盈。

楚绛霄听见这些说话，倒也合着机关，连忙问道：“但不知那驸马姓甚名谁，做人可好？”起鹄道：“闻得他姓桂，表字燕山，本是个白面书生，不识武事。幸有这何人虎是他表弟，倒生得骁勇多才，慕容韬收为养子，部下称为小大王，一切军马都由他掌管，听说待人接物都也不差，你们放心前去便了。”

说罢抽身忙进内，后营先去献奇珍。如今说起他妻子，列位先生仔细听。出身并无人类种，东洋海底一蛟精。潜山穴，已千春，能变人身具五形。单则是妖怪生成无正道，常常出水惯迷人。双峰旧主多罗额，一见痴迷乱了神。竟把她娶做妻房同枕席，年年已是病缠身。又逢强贼分情好，以致争峰一命倾。虽有国人难问罪，索性的称为夫妇最光明。夫人改作娘娘号，共掌双峰把令行。妖妇深怜张贼子，青年骁勇貌超群。尽堪留作终身配，因此上破格看承出本心。每炼奇丹并药酒，供他服食补精神。贼奴本是身强悍，妇女相逢个个亲。酒色为生无病染，依稀铁骨与铜筋。此时又得资扶力，更比从前胜几分。无怪乎畏服贤妻兼爱借，尊崇好比活

观音。妖魔细看中华物，也是心欢赞几声。又囑夫君书上写，安候那珠娘妹子致殷勤。贼头答应牢牢记，番部无人识汉文。亲笔修书须半日，款留二客在前营。绛霄喜谓徐荣道，此处参详却有因。海上三仙先在此，中华驸马桂书生。更兼有个何人虎，莫不刚刚是两人。君显回言吾亦想，单只怪督爷一事略粗心。竟不曾图形两幅先交付，总是还防认不清。

绛霄道：“这个不防，督爷虽不曾付与图像，却把这两位小姐的神情面貌都与我细细讲究过，就是扮了男人也再无看不出来之理。”

只消同到他山上，管取当时辨假真。讲论一回同用饭，饭完起鹄到中军。荐书一纸亲交付，并有那美酒肥羊送下礼，又差个头目名为青眼豹，相同好去见乡亲。

徐楚二人再三称谢作揖告辞，张起鹄送到营门。又扯着徐荣说道：“老弟此番回去倒不必替我遮瞒，尽可对中国人讲讲，等那皇帝知道或者差出郭张沐诸人再来征剿，也好等我顺便报仇，省得兴师动众的进去吵闹。”徐荣笑道：“当得效劳，你只打点着报仇便了。”绛霄道：“只恐北京人带信倒要骗大王等得心焦。”于是大笑而别，起鹄回到营内，按下不提。

青眼豹领着二人原到船内，万子奇问明细底也是欢喜。这一日又是顺风，半日之间已到了三仙岛下。早有哨船遇见，青眼豹走出船头打了几句番语。哨船的番卒就领他先到了水营，见了头目，头目道：“既是中华商人，此时天色已晚，且在营前歇了，明早上山去吧。”青眼豹回船说了就把这只船泊在岛边，徐楚二人立在船头上观看，只见这水寨中旌幡招展，灯火通明，角韵悠悠，更声朗朗，倒是好一派军容。